

基督山伯爵

· 缩写本 ·



〔法〕大仲马 原著

韩沪麟 周克希 译缩

JIDUSHANBOJUE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47.513
DZM
C-1

东61A-2.



基督山伯爵

· 缩写本 ·

[法] 大仲马 原著

韩沪麟 周克希 译缩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赣)新登字第005号

书 名: 基督山伯爵
作 者: [法]大仲马著 韩沪麟 周克希译缩
出 版 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南昌市新魏路5号)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南昌市红星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mm 1/32
印 张: 5.875
字 数: 12.4万
版 次: 1993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 数: 1—10,000
定 价: 4.00元

ISBN7—80579—435—9/I·356

邮政编码: 330002

(江西文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船抵马赛	(1)
第二章	父亲与情人	(8)
第三章	阴谋	(19)
第四章	订婚宴席	(22)
第五章	审讯	(26)
第六章	伊夫堡	(31)
第七章	基督山岛	(52)
第八章	往事的追述	(58)
第九章	莫雷尔公司	(69)
第十章	罗马狂欢节	(80)
第十一章	约会	(87)

第十二章	奥特伊别墅	(93)
第十三章	卡瓦尔坎蒂父子	(106)
第十四章	遗嘱	(112)
第十五章	约阿尼纳专讯	(121)
第十六章	自杀	(127)
第十七章	撬锁夜盗	(137)
第十八章	下毒	(144)
第十九章	赎罪祭礼	(153)
第二十章	唐格拉尔的签字	(161)
第二十一章	万帕的菜单	(169)
第二十二章	等待和希望	(177)

第一章 船抵马赛

一八一五年二月二十四日，前哨圣母塔上的了望员发出信号，示意法老号三桅船到了；它从士麦那^①出发，经过的里雅斯特^②、那不勒斯^③来。船渐渐驶近，不过速度缓慢，显得无精打采的样子，以致看热闹的人们本能地预感到有某种不幸的事情，纷纷打听船上会发生什么意外。

人群里隐隐约约弥漫着一种不安情绪，站在圣让了望台上的一位观者尤为焦虑，他不等海船进港，便跳上一只小艇，下令向法老号划去，在雷瑟夫湾的对面靠上了大船。

一名年轻水手看见这个人来到，便离开了领港员身旁的岗位，脱下帽子，拿在手里，走上前去倚在船舷上。

这个年轻人看上去有十八九岁的样子，身材颀长而强健，长着一对漂亮的黑眼睛和一头乌黑的头发，他身上具有一种沉静而坚毅的气质，这是从小就习惯于同风险搏斗的人所特有的。

① 土耳其一港口城市。

② 意大利一港口城市，在亚得里亚海之滨。

③ 意大利南部港口城市和金融、文化中心，距罗马一百九十三公里。

“啊！是您，唐泰斯！”小艇上的人大声说道，“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您的船上显得那么死气沉沉？”

“真是太不幸了，莫雷尔先生！”年轻人答道，“太不幸了，尤其是对我：在船驶到奇维塔韦基亚附近时，我们失去了好心的勒克莱尔船长。”

“那么货物呢？”船主急忙问道。

“货物完好无损，平安抵港，不过可怜的勒克莱尔船长……”

“他出了什么事？”船主问道，神情明显轻松多了，“嗯，这位好心的船长究竟出了什么事？”

“他死了。”

“掉进海里了？”

“不是的，先生；他得脑膜炎死了，临终时痛苦极了。”

“这件不幸的事是怎么发生的？”船主继续问道。

“天啊，先生，完全出乎意料！勒克莱尔船长与那不勒斯港的总管交谈了好久，离开时情绪非常激动；二十四小时后，他开始发高烧，三天后就死了……”

“噢！有什么办法呢，爱德蒙先生，”船主接着说道，他显得愈来愈宽慰了，“人总有一死，年老的人总得让位给年轻的人，否则，就没有升迁的机会了；既然您向我保证货物……”

“完好无损，莫雷尔先生，我向您担保。这次航行，我想您可以预计赚进两万五千法郎以上。现在，莫雷尔先生，您想上来就请吧，”唐泰斯看见船主有些不耐烦，便说道，“那位是您的会计员唐格拉尔先生，他从船舱走出来了，您想问什么，他都能回答您。我么，我得照应抛锚，并给船挂丧。”

新来的人约莫二十五六岁，脸色阴沉沉的，对上司卑躬屈

膝，对下属粗暴无礼。因此，本来他作为会计员就让水手们厌恶，现在更加引起大家对他的普遍不满，而与他相反，爱德蒙·唐泰斯却受到众人的爱戴。

“您好，莫雷尔先生，”唐格拉尔说，“您已经知道那件不幸的事了，是吗？”

“是啊，是啊，可怜的勒克莱尔船长！他可是一位善良正直的人哪！”

“唐泰斯，”船主又转过脸对年轻人说，“请到这里来。”

“对不起，先生，”唐泰斯说道，“我一会儿就来。”

接着，他对全体水手说：

“下锚！”

“您看，”唐格拉尔说，“他已经自以为是船长了，我敢肯定。”

“事实上他已经是了，”船主说。

唐格拉尔的额头上掠过一道阴霾。

“对不起，莫雷尔先生，”唐泰斯走近说道，“现在船已抛锚，我完全听候您的吩咐。您刚才叫我，是吗？”

唐格拉尔向后退了一步。

“我想问问您，为什么您在厄尔巴岛耽搁了？”

“我也不清楚，先生，我是为了完成勒克莱尔船长最后的一项嘱咐，他在临终前，曾交给我一包东西，是给贝特朗^①“大元帅的。”

“您见到他了吗，爱德蒙？”

^① 贝特朗(1773—1844)，法国大元帅，曾任拿破仑副官，历经拿破仑发动的各次重要战役，后随拿破仑流放厄尔巴岛，死后遗骸葬在拿破仑墓旁。

“谁？”

“不是说大元帅吗？”

“见到了。”

莫雷尔向周围张望了一下，把唐泰斯拉到一边。

“皇上^① 好吗？”他急忙问道。

“我看，不错。”

“那么您也见到皇上了？”

“我在元帅房里时，他也进来了。”

“您对他说话了？”

“事实上，是他先跟我讲话的，先生。”唐泰斯微笑着说道。

船主亲热地拍着年轻人的肩膀，说道，“唐泰斯，您依照勒克莱尔船长的吩咐在厄尔巴岛逗留过，做得好啊；虽说如果有人知道您曾把一包东西交给元帅，还同皇上交谈过，您有可能会受连累的。”

“先生，在哪方面连累我？”唐泰斯问道，“我甚至不知道我带的是什么东西，皇上向我提的问题，他如见了任何陌生人也会这么问的。哦，对不起，”唐泰斯转口说道，“卫生检查站和海关的人来了，我能走吗？”

“当然，当然，亲爱的唐泰斯”。

年轻人离开了，当他走远之后，唐格拉尔又凑上前来。

“喔唷！”他说道，“似乎他摆出了充分的理由，说明他为什么在波托费拉约^② 停泊口罗？”

① 指当时被囚禁于厄尔巴岛上的拿破仑一世。

② 意大利厄尔巴岛上的一个港口城市。

“极为充分，亲爱的唐格拉尔先生。”

“哦，好极了，”那人又说道，“看到一个伙伴不能克尽职守心里总是很难受的。”

“唐泰斯尽职了，”船主回答道，“没什么可说的了，是勒克莱尔船长命令他耽搁的。”

“说起勒克莱尔船长，他没把船长的信转交给您吗？”

“谁？”

“唐泰斯。”

“交给我？没有！怎么，他有一封信吗？”

“我想，除了那包东西，勒克莱尔船长还托咐他转交一封信。”

“您说的是一包什么东西，唐格拉尔？”

“就是唐泰斯去波托费拉约时留下的那包东西。”

“您怎么知道他有一包东西留在波托费拉约？”

唐格拉尔脸刷地红了。

“那天我经过船长的房门口时，门半开着，我看见他把一包东西和一封信交给唐泰斯。”

“他一点也没提起过，”船长说，“不过假如他有这封信，他会转交给我的。”

唐格拉尔思索了一会儿。

“这样的话，莫雷尔先生，”他说道，“我请您千万别对唐泰斯提起这件事，也许是我弄错了。”

此时，年青人走了回来，唐格拉尔走开去了。

“啊！亲爱的唐泰斯，您没事了？”船主问道。

“没事了，先生。”

“您能来和我们共进晚餐吗？”

“请原谅，莫雷尔先生，很抱歉，我得先去看看父亲。不过，我有幸得到您的邀请，仍然非常感激。”

“好吧！您见过父亲之后，就来我们这儿。”

“再次请您原谅，莫雷尔先生，见过父亲之后，我还得去探望另一个人，这对我同样重要。”

“啊，不错，唐泰斯；我倒忘了，在加泰罗尼亚^①人那里，还有个人在等您，她的焦急不亚于您父亲，她就是美丽的梅尔塞苔丝吧。”

“那么我可以走了？”年轻人躬身问道。

“嗯，如果您不再有什么话要对我说的话。”

“没有了。”

“勒克莱尔船长在临终时没有让您把一封信转交给我吧。”

“那时他根本提不起笔来了，先生；不过，我还得向您请半个月的事假。”

“去结婚？”

“先结婚，再去巴黎一趟。”

“好嘛，好嘛！三个月之内，我们不会再出海……不过，过了这三个月，您得在这里噢。”船长拍拍年轻海员的肩膀又说道，“法老号出发可不能没有船长呀。”

“不能没有船长！”唐泰斯眼中闪烁着欣喜的光芒大声说道，“您的意思是任命我担任法老号的船长吗？”

“至少您已得了两张选票中的一张，我一定尽力给您争取另一张——我的合伙人。”

^① 加泰罗尼亚人原来居住在西班牙东部地区。

“啊！莫雷尔先生，”年轻人热泪盈眶，紧紧抓住船主的双手大声说道，“我代表我的父亲和梅尔塞苔丝谢谢您。”

“好啊，好啊，爱德蒙，天上有一个天主在保佑着正直的人。哦，对了，快去看您的父亲和梅尔塞苔丝吧，过后再回来找我。”

“那么您准假了？”唐泰斯问道。

“去吧，我已经说过了。”

船主微笑着目送他上了岸。他刚转过脸，便看见唐格拉尔站在他的身后，后者表面上似乎在等着他的吩咐，实际上也在目不转睛地盯着年轻海员离去。

不过，虽说这两个人同时在看同一人，但目光里的含义却迥然不同。

第二章 父亲与情人

唐泰斯走过整条卡纳比埃尔街，进入梅朗小路方向左面的一座小楼，飞快地爬上一座阴暗的楼梯，到了第五层，在一扇半掩着的门前停下，从门缝里一眼便可看到一间小小的房间尽头的墙。

唐泰斯的父亲就住在这间屋子里。

老人尚未知晓法老号回来的消息，此刻他正站在一张椅子上，忙着用一只颤抖的手把几株夹杂着铁线莲的旱金莲绑扎整齐。蓦地，他感到自己被人拦腰抱住，一个熟悉的声音在他的身后响起：

“父亲，我的好父亲！”

老人大叫一声，转过身子，接着，他看清了是自己的儿子，脸色一下子变得煞白，浑身直打哆嗦，就势倒入他儿子的怀抱。

“您怎么啦，父亲？”年轻人不安地问道，“你病了吗？”

“没有，没有，亲爱的爱德蒙，我的儿子，我的孩子，没有。可是我没料到你来，我太兴奋了……哦！天主啊，我觉得我快要死了！”

“嗨！镇静些嘛，父亲！是我呀，这是我呀！听人常说快乐

不伤身体，所以我悄悄地进来了。嗨！对我笑呀，我回来了，我们会过得快活的。”

“啊！再好不过啦，孩子！”老人接着说，“可是我们怎么会快活呢？你难道再也不离开我了吗？来，快把你的高兴事儿讲给我听听。”

“愿天主宽恕我，”年轻人说，“我把幸福建筑在一家人的丧事之上了！可是天主知道，我并不希求这样的幸福，但是既然来了，我也做不出悲哀的样子，好心的勒克莱尔船长死了，父亲，多亏莫雷尔先生的举荐，我有可能取得他的位子。你明白吗，父亲？二十岁上就当船长！薪金有一百金路易^①，还可以分红！一个像我这样可怜巴巴的水手从前连想也不敢想啊，是吗？”

“是呀，我的儿子，确实如此，”老人说，“是喜事一桩啊！”说着，老人筋疲力尽，仰面向后倒去。

“怎么啦！怎么啦！”年轻人说道，“喝一杯葡萄酒，父亲，你就会恢复的，你把酒放到哪儿去啦？”

说完，他打开两三只柜子。

“找不到的……”老人说，“没有酒了。”

“什么，没有酒了！”这回唐泰斯也开始脸发白了，他看看老人凹陷而苍白的脸颊，又看看空空如也的柜子说，“什么，没有酒了！你真的缺钱用吗，父亲？”

说着他就把口袋里的钱全都倒在桌子上，总共有十来个金币，五、六个五法郎面值的埃居^②和一些零星角子。

① 有路易十三等人头像的法国旧金币，一个金路易相当二十法郎。

② 法国十三世纪以来铸造的各种金或银币，尤指五法郎银币。

老唐泰斯的脸绽开了笑容。

“嘘！有人来了。”唐泰斯突然听见楼梯上有动静。

“准是卡德鲁斯，他得知你回来了，大概来说几句祝您平安归来之类的客气话吧。”

果真，在楼道门口就露出了卡德鲁斯那张长满胡子的黑脸。此人约莫有二十五六岁，他是裁缝，手里拿着一块呢料，正准备把它改成一件衣服的衬里。

“啊！你回来啦，爱德蒙？”他带着浓重的马赛口音，咧开了嘴笑着说道，露出了一口白得像象牙的牙齿。

“回来啦，卡德鲁斯邻居，我正准备如何使您高兴一下哩，”唐泰斯答道，表面上的几句客气话也难以掩饰他内心的冷漠。

“太好了，太好了！这样会让所有的老朋友高兴的，还有，我知道在圣尼古拉城堡那里还有个人也会非常高兴的。”

“梅尔塞苔丝？”老人问。

“是的，父亲，”唐泰斯说道，“现在我看过您了，我知道您身体不错，也不缺什么，我请求你允许我到加泰罗尼亚人的村子里去看看。”

“去吧，我的孩子，”老唐泰斯说，“但愿天主保佑您而降福于您的妻子，如同它保佑我而降福于你一样。”

“他的妻子！”卡德鲁斯说，“您说到这里去了，唐泰斯老爹！她似乎还不是他的妻子吧。”

“还不是，不过，”唐泰斯答道，“极有可能她在不久的将来就是了。”

“这没关系，没关系，”卡德鲁斯说，“可是你得赶快操办才好，小伙子。”

“为什么?”

“因为梅尔塞苔丝是一位美丽的姑娘，美丽的姑娘少不了有许多追求者，尤其是她，身后总有成打的人跟着哩。”

“真的吗?”爱德蒙说，微笑中露出一线不安，“我这就去。”

他拥抱了父亲，向卡德鲁斯点头致意后便走了出去。

卡德鲁斯又待了一会儿，然后，他向老唐泰斯告别，也下了楼，又去找唐格拉尔，后者在塞纳克街角等着他。

“怎么样，”唐格拉尔问道，“你看见他了?”

“我刚跟他分手，”卡德鲁斯答道。

“他说到希望当船长了吗?”

“他讲到这件事时，口气就像已经当上船长了。”

“呸!”唐格拉尔说，“他还不是呢。”

“天哪，他还是当不成的好，”卡德鲁斯说，“要不，就别想跟他说上话哩。”

“假如我们愿意，”唐格拉尔说，“他以后就还是老样子，甚至比现在还不如。”

“你说什么?”

“没什么，我在自言自语呢。对了，他还爱着那个漂亮的加泰罗尼亚姑娘吗?”

“爱得发疯呵。他去她家了。如果不是我猜错的话，他在这方面会遇到不顺心的事情的。”

“请把你所知道的有关这个加泰罗尼亚姑娘的事儿告诉我好吗?”

“好吧，我看见每次梅尔塞苔丝进城，总有一个身材高大的加泰罗尼亚小伙子陪伴着，他长着一对黑眼睛，皮肤黝黑透

红，神采奕奕，她称他为我的堂兄。”

“哦，当真！你认为这位堂兄在追求她吗？”

“我猜是的，一个二十一岁的小伙子对一个十七岁的漂亮姑娘能做些什么呢？”

“你说唐泰斯去加泰罗尼亚人村子了？”

“他比我先走一步。”

“我们也往那儿走，到雷瑟夫酒店停下来，一边喝拉玛尔葡萄酒，一边等待消息，怎么样？”

“走，”卡德鲁斯说，“是你付酒钱吗？”

“当然。”唐格拉尔答道。

于是，两人快步走向预定地点。

两位朋友一面痛饮泛着泡沫的拉玛尔葡萄酒，一面竖起耳朵，极目远眺。百步开外，在一个被烈日和寒风消蚀的光秃秃的小山包后面矗立着一座加泰罗尼亚人的村落。

请读者随我们穿过这个小村落里唯一的一条街，并与我们一起走进一所房子。这些房子的外表由于常年日照，变成了美丽的枯黄色，形成了当地建筑的特色。房子里面涂了一层石灰，这种白颜色便是这些西班牙式小客舍的唯一装饰。

一位年轻美貌的姑娘倚靠在一块板壁上站着。她的头发像煤玉般乌黑发亮，睫毛浓密，一对大眼睛像羚羊眼睛似的温柔，她那纤细而具有古典美的手间正揉着一株无辜的欧石南；她的手臂裸露到手肘处，棕色的臂膀仿佛是照阿尔的维纳斯女神的模样复制的。

在离她几步远处，有个二十一二岁的高大小伙子坐在椅子上，急剧而不连贯地摇晃着，胳膊支在一张蛀蚀的老式家具上，他看着她，眼神中流露出内心既不安又气恼的矛盾情绪。